

# 從多個維度反思臺灣發展中的 景觀建築教育與實務趨勢

文／徐睿紳

要回應“學用落差”這個問題，我想先從景觀這個學科在專業上的定位，作為討論的切入點。我的經驗主要來自於赴美求學期間，以及這幾年在美國與亞洲實務操作上得到的一些啟發。

我認為“景觀”最重要的精隨就是對於開放空間的掌握，並進一步融合到城市與整個環境的總體呈現。在景觀學院的訓練裡，尺度上從整個城市、流域、到公共公園或廣場，基本上都脫離不開從大的空間涵構審視整個都市與生態兩大系統，進而重新組織系統間的層次；透過設計的手段，重新創造或修復人與自然、空間之間的關係。

實務上的操作亦然。從規劃、都計、到景觀設計，都是許多景觀或規劃公司會涵蓋的設計服務內容。即使在景觀範疇上有其屬性的差異，如商業空間、商住混合、住宅區、公共空間如水岸或公園等…，我總認為其實業界的實作並沒有與學院訓練的內容有多麼巨大的差異，甚至在每天經手的案子中，我們需要更加倍努力的去實踐曾經在養成訓練的過程中被耳提面命的所有價值與方法。經過這幾年的探索和練習，我最後從美國回到亞洲AECOM香港辦公室的城市設計部門，也在其中找到合適的平衡點。從大型的規劃尺度出發，讓所有的開放空間價值與該被關注的景觀重點，都能在最前期的都市設計過程中，為後續的景觀設計埋好伏筆，並預留豐沛的空間資源。在每一次的操作過程中，景觀設計裡珍貴的開放空間理念，都能真切的從人的城市行為中、多維度的空間尺度裡、珍貴的自然生態系統中，找到突顯其價值的施力點。這是我在美國第一個學期第一堂課學到的重點，經過這幾年的實驗，我很慶幸我還是秉持這樣的理念經營每一個經手的案子。總結的說，我認為空間的實虛關係不應該是兩條平行的practice，就像很多人會武斷的把都設與景觀設計分開。我認為，在城市設計的過程中，為一塊素地定下實虛分界、容積高低、機能種類的同時，開放空間也已經同時定型定性了；未來主宰著整個都市精神的開放空



徐睿紳  
AECOM香港辦公室城市設計總監  
(至2014年六月)  
現任香港原象規劃設計公司總監·主持人





間，都在一開始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按這樣的邏輯，景觀設計專業的養成訓練，根本不應該存在尺度、園藝、都計、還是純景觀這類的徬徨和懷疑。景觀專業基本上是一個凌駕於各種尺度之上，綜合揉捏複雜的空間層次，並總體呈現的一門學科。在Figure Ground的平面裡，景觀與開放空間，是在控制實體空間的“同時”就被決定下來的。能否對大尺度都市與環境充分感知與嫺熟掌握，根本上決定了一個景觀設計師的成熟度與任何一個案子的成功。

順著這個邏輯，我們將視角轉向業界。我個人認為，“學用落差”的討論除了探討台灣各大系所如何培養景觀專業人才，業界與政府無論主動或被動所共同創造的大環境，可能是另一個更需要被探討的問題。在亞洲，台灣的景觀專業似乎一直不是一個蓬勃發展，同時被獨立出來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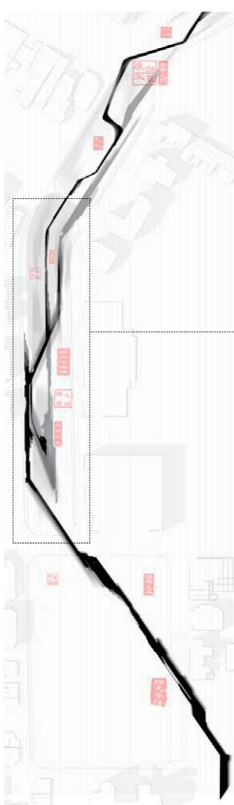
度重視的一門專業；尤有甚者，景觀甚至被當成“綠化”或“園藝”的代名詞。對景觀的教育者來說，要培育出一個具有不同尺度視野的設計師，能夠操作地景、植物、生態、水系；理解城市、珍視文化、同時又能兼顧環境的紋理與多樣的層次，進一步透過最新的設計技術或數位軟體形塑獨具創意的景觀，並賦予可被施工的條件與圖說，其實已經是巨大的成就與挑戰。但更難解的題目應該是台灣的大環境能夠為這個專業提供的舞台在哪？台灣應該如何去定義這一門專業，並讓景觀設計師在專業領域裡與其他設計專業的找到分工的平衡點？對此，我個人僅以我所能觀察到的幾個不同向度，從建築、都設、與環境這三種尺度，提出初步的討論，並作為拋磚引玉的基礎。

對建築設計來說，特別是一開始就讓景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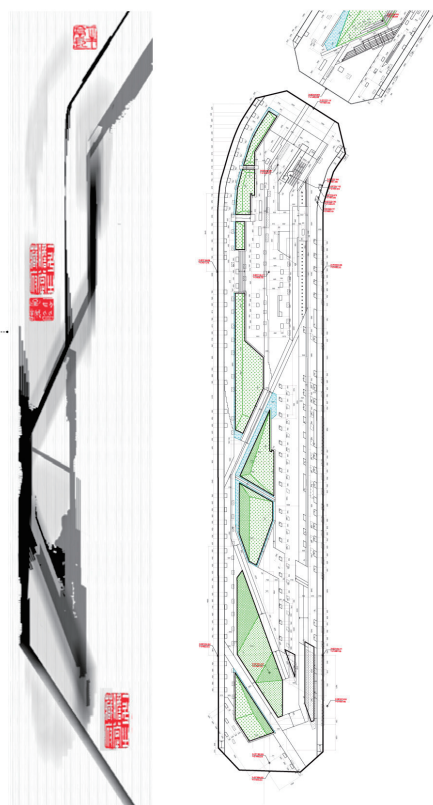




起・承・轉・折 - 空間節點分佈與分析



隱喻的書法空間 - 園道空間設計



真實的再現 - 施工圖設計

設計團隊進場的大型建案，通常這樣的協作模式對景觀團隊來說，除了對場地的理解，景觀設計師對於建築設計概念的掌握，並進一步透過設計的手法將設計精神從建築體延伸至虛空間，應該是最重要的設計原則。建築就像一個被安置在流動空間中影響流向的實體，而景觀就扮演了凸顯這個實體的重要推手，並讓流轉其間的開放空間更加突出建築設計的神韻。除了概念與設計的部分，建築結構、細部與系統的銜接，特別是結構物上方(on structure)的開放空間系統，將更加考驗著景觀建築師對構造過程的理解與掌握。就養成的訓練來說，景觀學院能否提供足夠的建築構造知識，或從建築單體出發的練習機會，相信都會對未來實務操作打下較好的基礎。這也是為什麼國內外許多景觀研究所特別喜歡招收具備建築背景的學生；對建築單體的掌握與各種空間尺度的







設計能力，絕對是景觀專業與建築配合的關鍵。從業界來說，在西方與中國，特別是中國因為起步較晚，反而直接承接了這種從一開始就與景觀顧問合作的方式；無論案子的大小，幾乎都會在一開始與景觀專業分工。對於台灣業界，這個部分應該是業主、建築師與景觀設計師可以共同努力的方向，從開始就為景觀專業創造一個殷實的分工機制與操作平台。

對都計來說，如前文所提，除了開放空間機能外，都市功能的研究與探討，需要被理解的議題與廣度也往往因為涵蓋面的尺度變得更加複雜。我永遠相信，對一個有能力掌握大尺度空間系統的景觀設計師來說，從都市設計切入，總能在一開始掌握最多的資源，從源頭就定下影響城市開放空間的關鍵要素。當一段流域的整治關係到大半個城市的空間格局、當某些產業必須要移出城市或就地轉型、當一個在市中心的機場要移走或增建，諸如此類的解決方案，往往考驗著

一個規劃者對全局的通盤了解，以及設計團隊如何在一開始精準定位未來整個城市開放空間的系統。近年來談得非常多的景觀都市主義(Landscape Urbanism)，某個程度上就是在一開始將景觀的重要性與層級拉到一定的高點，作為設計理念的核心。在景觀學院的養成訓練中，城市設計的練習，必將左右著一個學生未來看待環境的眼光及切入點。

與環境工程相關的專案其實也是另一個值得關注的重點。真心建議這個領域不應該僅只限於水務、農田水利、或交通等狹隘的公共工程範疇。國內外非常多成功的開放空間系統，都是在一開始參與了總體的環境改造；除了工程上解決了機能性的需求，景觀專業也往往依託著河道、水圳、生態回復工程、交通動線等，帶入了更多關於人、自然與城市的互動，以及更細膩的開放空間價值。

學用落差的問題，從我在美國畢業到就業的





階段，其實真的沒有感覺到太大的出入；教育到實務的銜接基本上是順暢的。工作上對於專業要求的強度與廣度，基本上學校的教育都涵蓋到了。另外，景觀專業在歐美、甚至中國，幾乎是一個獨立操作的專業，同時能夠得到其他專業的高度尊重，應該是另一個核心的關鍵。回到亞洲，特別是台灣，除了教育單位能否將實務上的需求確實在校園裡深植在每個學生身上，政府相關單位與業界，甚至工會，都應該為景觀設計師，創造一個更專業、獨立、公平的平台。更進一步來說，一個城市的規劃單位(如都發單位)，如何用一個更通盤整合的方式與平台，讓各方的專業能夠為一個城市的未來找到一個共同的方向，絕對會是影響台灣未來城市風貌的關鍵，甚至也將影響著政府的政績、城市的品質、以及景觀專業的舞台。選

